

傳世智慧

《孟子》一書的思想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影響，正如《孟子譯注》的作者楊伯峻先生所說的那樣：「孟子作為孔子之學的繼承者和弘揚光大者，是整個中國文化的『道統』之聲。」

讀

孟子

開智慧

張應杭
黃寅 著

下

超特價

199元

智慧大學
UNIVERSITY OF WISDO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讀《孟子》開智慧／張應杭、黃寅著

-- 初版 -- 臺北市 智慧大學，2003〔民92〕

冊 公分 （傳世智慧，9 10）

ISBN 957-452-419 1（上冊 平裝）

ISBN 957-452-420-5（下冊 平裝）

1（周）孟軻—學術思想—哲學 2 孟子—摘句

121 26

92000824

傳世智慧 10

讀《孟子》開智慧(下)

NT\$199

張應杭、黃寅／著

2003年3月／初版

出版者：智慧大學出版有限公司

編輯部／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21巷11號3F

電話／(02) 2230-0545 * 傳真(02)2230-6118 * 郵撥 19533805

總管理處／台北縣深坑鄉北深路三段141巷24號4F（東南學院正對面）

電話／(02) 2664-2511 * 傳真(02) 2662-4655 / 2664-8448

網址／<http://www.linyu.com.tw>

E-mail／linyu@linyu.com.tw

總經銷：吳氏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788-1號5樓

訂書專線 (02) 3234-0036 * 傳真(02) 3234-0037-8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452-420-5

張應杭
〔著〕
黃寅

讀《孟子》開智慧（下）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讀《孟子》開智慧／張應杭、黃寅著

-- 初版 -- 臺北市 智慧大學，2003〔民92〕

冊 公分 （傳世智慧，9 10）

ISBN 957-452-419 1（上冊 平裝）

ISBN 957-452-420-5（下冊 平裝）

1（周）孟軻—學術思想—哲學 2 孟子—摘句

121 26

92000824

傳世智慧 10

讀《孟子》開智慧(下)

NT\$199

張應杭、黃寅 著

2003年3月／初版

出版者：智慧大學出版有限公司

編輯部／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21巷11號3F

電話／(02) 2230-0545 * 傳真(02)2230-6118 * 郵撥 19533805

總管理處／台北縣深坑鄉北深路三段141巷24號4F（東南學院正對面）

電話／(02) 2664-2511 * 傳真(02) 2662-4655 / 2664-8448

網址／<http://www.linyu.com.tw>

E-mail／linyu@linyu.com.tw

總經銷：吳氏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788-1號5樓

訂書專線 (02) 3234-0036 * 傳真(02) 3234-0037-8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452-420-5

目

錄

緒論／7

第一章 愛人者，人恆愛之／19

第二章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69

第三章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117

第四章 求則得之，捨則失之／167

第五章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217

第六章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267



緒 論

一

孟子，名軻，鄒國人。鄒為古國名，位於現今的山東省鄒縣。鄒縣離孔子故鄉曲阜不遠，所以孟子自己也曾說：「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盡心下》）孟子是否為孔子之孫子思的學生，學術界尚說法不一，但孟子的思想深受孔子的影響則是沒有異議的。

和孔子一樣，孟子一生也頗為不達。他率門徒周遊列國，遊說其社會理想和人生理想，但因當時的統治者多半不重賢士而難以有所為。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載，孟子在晚年時終告失望，而和「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其實，關於《孟子》一書的作者，自古以來便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第一種看法認為，《孟子》是孟子自己所著。漢人趙岐在《孟子題辭》中最早持這一說：「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孟子》。」宋代大儒朱熹甚至從文章風格的一致性上來論證《孟子》為孟軻自己所寫。雖然他有時也作些調停之論，如說「然其間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必曾略加刪定也」。但他主要觀點仍是：「《論語》多門徒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又說：「觀七篇筆勢如熔鑄而成，非綴輯可就。」（《朱子大全》）清代閻若璩又從另一個角度來推論《孟子》為自著。他在《孟子生卒年月考》最後一段說：「《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也說：「七篇中無述孟子容貌言動，與《論語》為弟子記其師長不類，當為手著無疑。」

第二種說法則剛好與此相反，認為《孟子》是孟軻死後，由他的門生萬章、公孫丑等共同記載的。最初發表這種觀點的是唐代大文豪韓愈，但他沒有舉出佐證來，對這種說法加以闡明的有宋人晁公武。他在《郡齋讀書志》中說：「按此書韓愈以為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考其書，則知愈之言非妄也。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

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梁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絕不見平公之卒也。」

第三種看法即是太史公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所說的：「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從這幾句話，我們似可得到這樣的結論：《孟子》這部著作雖然有「萬章之徒」參加，但主要作者還是孟子自己，而且是在孟子生前便基本完成了的。關於這一點，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有所論述，他說：「又公都子、屋廬子、樂正子、徐子皆不書名，而萬章、公孫丑獨名，《史記》謂退而與萬章之徒作七篇者，其為二人親承口授而筆之書甚明（咸邱蒙、浩生不害、陳臻等偶見，或亦得預記述之列），與《論語》成於有子、曾子門人故獨稱子者，殆同一間，此其可知者。」

以上三種說法，雖各言之成理，但符合歷史客觀事實的，當然只有一種。我們以為，太史公司馬遷的話是可信的。因為他所處時代較早，當時所見到的史料、所聽到的傳聞，比後人多而且確實。

可以肯定地說，對《孟子》作者的考辨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孟子》一書對中國文化所產生的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自「獨尊儒術」的漢武帝始，《孟子》就已成爲儒家道統的經典。故在漢代便有



趙岐注本流行於世，趙岐把「擬聖而作」的《孟子》與《論語》並列。「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著作焉。」又說：「《論語》者，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漢文帝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各置博士，便叫「傳記博士」。到五代後蜀時，後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書《易》、《書》、《詩》、《儀禮》、《周禮》、《禮記》、《公羊》、《穀梁》、《左傳》、《論語》、《孟子》十一經刻石，宋太宗時又加以翻刻，這便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孝宗的時候，朱熹在《禮記》中取出《大學》、《中庸》兩篇，認為是曾子和子思的作品，與《論語》、《孟子》合在一起，稱為《四書》，於是《孟子》的經典地位更加鞏固了。到明清兩代，規定科舉考試中八股文的題目從《四書》中選取，而且要「代聖人立言」，於是當時任何讀書人便不得不把《孟子》讀得爛熟了。

也因此，《孟子》一書在幾千年的流傳中，其注本不下幾十種，著名的除了前已述及的外，還有宋孫奭的《孟子音義》、清代焦循的《孟子正義》，以及今人楊伯峻的《孟子譯注》等本流傳於世。

《孟子》一書的思想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影響，正如《孟子譯注》的作者楊伯峻所說的那樣：「孟子作為孔子之學的繼承者和弘揚光大者，是整個中國文化

的『道統』之聲。」

二

當然，對我們今天的讀者而言，更關心的是《孟子》對今人有何意義，特別是在現代，《孟子》一書的現實意義絕非是不言而喻的。

其實，不僅是《孟子》，我們在對待整個傳統文化方面也都存在著同樣的問題。我們反對復古主義，但是對待傳統文化卻必須始終有如人類學家林登指出的那樣，保持一種清醒的意識：「傳統文化是保存先人的成就，並使繼起的後代適應其形態；若沒有傳統文化，人類絕不會比類人猿更文明，只是在身體構造上有細微的差異，在智力上略勝一籌，充其量也只是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弟兄而已。」

所以，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講，傳統文化對人類不可能沒有意義，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理性工具。傳統文化是我們成為文化人的主要依據，每個人都藉著傳統文化在社會裡成長。因此，傳統文化究竟是導致社會的進步還是退步，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己。我們認為最大的問題不在於傳統文化，而在於沒有把傳統文化的精當意蘊發掘出來。



如果撇開抽象釋義的論述，從我們具體的生活實踐來考察，我們也得承認《孟子》一書在現代的意義依然是非凡的。人們幾乎都同意這樣一個看法：二十世紀是一個再認識的時代，這一再認識的主題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毫不例外地是現代化。

面對著這一時代主題，在經歷了種種曲折和迷誤之後，理性的燭照終於使現代人發現現代化的進程不僅是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而且還必須有精神文明和文化的相應建構。的確，物質文明的發達已充分表明人類能夠征服自然：當地球上千百萬人守在電視機旁，接收宇航員來自太空的問候；當克諾地下隧道將亞洲大陸和美洲大陸連成世界上最長的「捷徑」；當世界上第一台比人發還細小的超微型電動機，給人類帶來「一個新的科技革命的開端」……這些都會使人類想到自己的將來，為自己主宰世界的能力感到由衷的驕傲。

但是，人類能像征服自然那樣征服自我的心性嗎？現代社會發展的種種跡象使我們對這個問題又感到深深的憂慮。我們不得不承認，當今世界無論是經濟發達的西方，還是正在崛起的中國，社會生活都面臨著過度物質化、功利化和外向化的問題，心性問題被忽視，精神上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我們的文化建設落後於經濟建設，尤其是作為社會精神支柱的人生理想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以致

造成人們在物質生活不斷改善的同時，精神世界在可怕地荒蕪。於是，在物的追求中，現代人的生活卻有了一系列令我們為之不安的情形：人們不再崇尚利他主義和獻身主義；不再關注自我善良、同情、博愛的優美人性的塑造；不再相信正義、氣節和勇敢；在工作中更多地計較實惠、報酬；在愛情追求中更多地注目於肉體與性的相互取悅；在與社會和他人的相處中，唯我主義不可思議地膨脹等等。正如許多有識之士指出的那樣，在當代中國人的心態之中，由於對物的追逐，正滋長著極為可怕的冷漠感、荒謬感和無意義感。這是當代中國人的不幸和悲哀。我們認為要走出這種不幸和悲哀的困境，首先就必須擺脫物的羈絆。我們應該知道，物畢竟不構成人生的全部，甚至也不構成人生最主要的部分。人作為人的存在，還應有更高的內涵。這個內涵便是真、善、美的理想人生。雨果說：「人有了物質才能夠生存，人有了理想才能夠生活。」其基本的含義或許亦在於此。

或許，《孟子》一書在論證心性問題中表現出來的對生命的覺悟和教化的智慧，對於現代人走出這種困境並重新確立生活的理想是非常有意義的。

當我們的人生在感情與理智的衝撞中徘徊，在理想與衝突的迷惘



中尋覓，在不可遏制的創造和一次又一次失敗的挫折中掙扎時，我們讀一讀《孟子》的這段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便會有繼續前行的勇氣。

當我們發現人生是一項太沈重的工作，因此人生很累、很艱難、很沈重時，我們讀一讀《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孟子·告子下》）的語錄，也許可以因此尋覓到人生樂觀主義的依據。

當我們體悟到人在創造價值、追求成就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擁有諸多痛苦，於是產生了逃避痛苦、放棄生命之創造的念頭時，讀一讀《孟子》中的「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的話，我們定會重新振作起來去成就生命的輝煌。

當我們被現代社會的物欲誘惑得心旌搖動、把持不定時，我們能聽一聽《孟子》如是說：「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孟子·離婁下》）那麼，我們便會因此把持住自己那份美好的心性。

當我們總是在抱怨這個社會世態炎涼、人情淡漠，甚至因而詛咒人生時，我們能聽一聽《孟子》的教誨：「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孟

子·離婁下》)我們或許會以對自我人性的內省和認識來代替詛咒和抱怨造就自己優雅的人性。

當我們害怕生命的終結，可笑地企求生命的長生不老時，聽一聽《孟諄諄教導：「君子創業垂統，可為繼也。」》(《孟子·梁惠王下》)我們就到生命永恆的奧蘊。

……

據說《孟子》中「仁者無敵」的論斷與孔子的語錄「大道之行也，天下一起，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永恆箴言，被鐫刻在聯合國大廈內。這也可見《孟子》一書對現代社會所具有的教化意義的又一佐證。

三

歌德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沒有不是已被人思考過的，我們必須做的只是試圖重新加以思考而已。」歌德在此指出了以下兩個基本事實：一是人類自身生存和發展中的許多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是亙古及今的；二是任何後人對聖哲已探討過的問題重新探討同樣是有意義的。

